

The Evolutionary Game of Ethnic:
A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uva People

族群的演进博弈

——中国图瓦人研究

关丙胜 著

族群的演进博弈

——中国图瓦人研究

关丙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 / 关丙胜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田野中国)

ISBN 978 - 7 - 5097 - 1995 - 4

I. ①族… II. ①关… III. ①图瓦人 - 民族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951 号

· 田野中国 ·

族群的演进博弈

——中国图瓦人研究

著 者 / 关丙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盛爱珍 郑嫵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立华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3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95 - 4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为了不同的或多重之目的凝聚为种种社会群体，以谋求个体及群体较安全或较优越的社会存在。然而这些人类群体，如族群、阶级、职业、年龄等社会群体，或由部落到国家的种种政治群体，它们内部并非是绝对“团结”，对外也并非有稳固的“边界”。任何群体内部都有互竞互争的次群体，如一个家族内各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一部落内各个次级部落间的敌意与竞争。人类不同的认同范畴之间常边界交错，因此有时得以相互假借。如过去部分川西藏族，在强烈的宗教派别认同下，他们常想象同一派别的人群也是有“共同血缘”的群体——这是以族群认同来强化宗教派别群体认同。如过去有些云南土司，借着汉人文士之习尚、雅好（如以诗词相酬和及雅爱古乐）以展现其士大夫认同——这是以社会阶级或文化认同来弥补其族群认同上的劣势地位。因而，若我们说人类社会是一场博弈游戏，那必然是一场规则最复杂的游戏了。

还有便是，在博弈游戏中人们谨慎地作出行动抉择以谋求最大利益。然而这样的经济理性只是人类经济行为的一部分。譬如，人类为追求“较安全的”社会存在，将作最小风险的行动抉择，而为了“较优越的”社会存在，则倾向作出预期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行动抉择。演进博弈理论，在我有限的了解中，已能考虑到人类社

会中的许多非理性法则（如制度、文化与道德），以及人类“经济抉择”的多重面相。事实上在社会学、人类学之中，种种社会结构（如制度、阶级习性、文化习俗、文类概念）与个人之意图与抉择（所谓 agency）间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尝试突破的认知焦点。在此方面，我们似乎已隐约能见跨学科——生物学、经济学与人类社会文化研究——之间的交集。

关丙胜博士以演进博弈理论来探讨中国图瓦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正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在本书中，他透过演进博弈理论解释中国图瓦人的基本社会文化面相，并以此说明演进博弈是族群发展的基本途径，因此也是人类族群性的一部分。读者们在读这本书时，可以时时想着自己生活经验中的种种结构、规范，以及自己对它们的依循与背离（抉择），如此再艰深复杂的理论也将变得十分简易。毕竟，复杂的是人类社会，而非学术理论。

王明珂

2011 岁首序于台中

前 言

研究概况与理论讨论

一 研究对象概况

（一）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

中国图瓦人主要居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景区及周边一带；按现在的行政管辖，分属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阿勒泰市以及富蕴县。中国图瓦人分布在以下五个地方：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所辖的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的禾木村和喀纳斯两个村（2006年7月之前属布尔津县）及铁热克提乡的阿克哈巴（2006年7月之前属哈巴河县，阿克哈巴即白哈巴，分两个行政村）、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乡以及富蕴县的铁买克乡，但主要居住于白哈巴、喀纳斯和禾木三地。

中国图瓦人生活的阿勒泰地区地处阿尔泰山之南，并以山得名，此山介于北纬 $44^{\circ}59'35'' \sim 49^{\circ}10'45''$ ，东经 $85^{\circ}31'57'' \sim 91^{\circ}01'15''$ 。《后汉书》称此山为“金微山”，新旧《唐书》作“金山”，宋元史籍称“金山”或“按台山”、“阿勒台山”，清代文献一般写做“阿勒坦山”或“阿尔泰山”。其东部与蒙古国，西部与哈萨克斯坦，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接壤。阿勒泰地区现下辖1市6

县，即阿勒泰市、富蕴县、福海县、青河县、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①

中国图瓦人相对集中居住于阿尔泰山深处以喀纳斯湖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基本上分布在喀纳斯景区之内。喀纳斯景区位于阿尔泰山中段南坡，地处东经 $86^{\circ}54' \sim 87^{\circ}54'$ ，北纬 $48^{\circ}35' \sim 49^{\circ}11'$ ，北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东临蒙古国，总面积 10030 平方公里，地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哈巴河两县。喀纳斯景区内山峦起伏，冰峰雪岭连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高度变化在 1300 ~ 4370 米，属寒温带高寒山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7 月的平均气温为 15.9°C ，无霜期 80 ~ 108 天，平均年降水量 1065.4 毫米，空气温凉，非常适宜寒温带林木的生长。保护区内有野生动物、植物 1000 余种，其中木本植物 25 种、兽类 34 种、鱼类 10 余种、鸟类 100 余种、昆虫 300 余种，是西伯利亚泰加林景观在中国的唯一延伸带。喀纳斯河是景区的主要河流，自东北向西南纵贯全区，注入布尔津河。喀纳斯湖南北长 24 公里，东西宽 1.6 ~ 2.9 公里，面积 44.78 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1374 米，最大湖深 188.5 米，是中国内陆最深的湖泊。^②

“喀纳斯”的地名有多种解释：一是认为喀纳斯为图瓦语（属突厥语），“喀纳”是“哈拉”的转音，原为“黑色”，“斯”为“苏”的转音，为“水”，突厥语民族以黑色为尊，有至高无上、伟大之意，喀纳斯意为伟大的神圣的湖。二是认为“喀纳斯”中的“喀”为蒙古语，意为“帝王”，“斯”为图瓦语，意为“水”，“纳”是连接词，为蒙古语和图瓦语合璧的语言，意为“帝王之水”或“王者之水”。^③ 现在，许多中国图瓦人将“喀纳斯”直接翻译为“可汗之水”。三是为图瓦语深水之意。当地居民（图瓦

① 阿勒泰地区志地方志编委会：《阿勒泰地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 2 ~ 3 页。

② 喀纳斯志编纂委员会：《喀纳斯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③ 喀纳斯志编纂委员会：《喀纳斯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 20 ~ 21 页。

人、哈萨克人)都叫“哈纳斯”,而“喀纳斯”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委员会规定的地名。

喀纳斯景区为外界所知始于1970年代末期,旅游业萌芽于1980年代末,旅游资源的发展起步于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期。景区发展主要历程及已获的主要荣誉如下: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喀纳斯自然保护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国家林业部命名喀纳斯景区的贾登峪林区、白哈巴林区为“国家森林公园”;2004年1月国家国土资源部命名喀纳斯湖为“国家地质公园”;2006年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入选国家建设部首批公布的《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成为新疆唯一入选该名录的风景名胜区;2001年喀纳斯景区被中央文明委、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命名为4A级风景区(2007年5月命名为5A级风景区);2003年8月喀纳斯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第八个摄影创作基地”;2005年喀纳斯湖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最美五大湖”第二名,同时,喀纳斯村荣获“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第三名^①;2008年喀纳斯景区获“中国最美的18处风光”第二名(《TimeOut消费导刊》)、“2008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电视协会、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称号,等等。

(二) 研究对象

图瓦人,亦称土瓦或德瓦、库库门恰克,也曾称索约特人、乌梁海人、唐努图瓦人等,居住于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图瓦(Tuva)是亚洲腹地的一个古老地名,大体上包括西伯利亚南端叶尼塞河上游河谷近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生存于该地的人被称为图瓦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图瓦人主要分布在其所属的图瓦

^① 喀纳斯志编纂委员会:《喀纳斯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1~13页。

自治共和国境内，主要居住于萨彦岭以南到唐努乌拉山地区，少量分布在伊尔库茨克大森林地带，总数 20 多万人。^① 蒙古国境内的图瓦人主要居住在其西北部巴彦乌列盖省，总数为 3 万人左右。现被中国民族识别为蒙古族的中国图瓦人，使用的口语为突厥语族的图瓦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学校推广和对外使用的书面语又是蒙古语和汉语，是标准的“多语言”族群。中国图瓦人各主要聚居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主要居住地原所属县之一的布尔津县，因境内有布尔津河而得名。“布尔津”是卫拉特蒙古语，在卫拉特语中，3 岁公骆驼被称为“布尔”，“津”为放牧之意。据说很早以前，曾有位老人在河边以牧驼为生，他的驼群中以 3 岁公骆驼居多，因而后人称此河为“布尔津”河。当地哈萨克语还称此地为“奎干”，因布尔津河在这里汇入额尔齐斯河，“奎干”为河流汇合处之意。“布尔津”在《西域图志》中被记载为“博喇济”，在《西域水道记》中曾被记载为“博尔集”，《新会典》、《新疆舆地全图》中称为“布尔宗”。^② 该县的图瓦人聚居于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的禾木和喀纳斯两个村庄，位于布尔津县东北部。

喀纳斯村因位于喀纳斯湖岸边而得名，位于喀纳斯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距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乡政府所在地 100 公里，距白哈巴村 36 公里，处在白哈巴和禾木之间，是中国图瓦人第二大聚居地。喀纳斯河从村中流过，近年来已经形成了老村、新村两个居住区。“禾木”（也写做“霍姆”）系卫拉特蒙古语，意为“洪水期水浪翻滚，似骆驼的肩肌肉”，因位于禾木河岸边而得名，是

① 俄罗斯联邦图瓦（Tuva）自治共和国地处亚洲中部的叶尼塞河上游。首都克孜勒，距莫斯科 4668 公里，境内总人口 30 余万人，主要居民为图瓦人。图瓦族是俄罗斯联邦认定的 120 多个民族之一，分为两种类型：山地—平原的畜牧业者（西部图瓦人）和高山森林中的狩猎者（东部图瓦人）。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布尔津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第 76 页。

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乡政府所在地，距布尔津县城 150 公里，为中国图瓦人第一大聚居地。

另一主要居住地原所属县之一的哈巴河县，因境内最大的河流哈巴河而得名。哈巴河在突厥语中意为葫芦片鱼之河。哈巴河发源于阿尔泰山脉南麓哈萨克斯坦境内，自北向南流经县境中部。哈巴河由阿克哈巴河和卡拉哈巴河汇合而成。哈巴河县的图瓦人全部聚居于铁热克提乡境内的白哈巴村，该乡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界河哈巴河东岸，距县城 70 公里，主要人口为哈萨克族。白哈巴，当地人叫阿克哈巴；“阿克”在突厥语中为“白色”之意，“哈巴”为河流之意，阿克哈巴即白色的河。白哈巴距哈巴河县城 108 公里，距铁热克提乡政府所在地 38 公里，村址与中国、哈萨克斯坦的界河——白哈巴河只有 2 公里的距离。白哈巴有两个行政村，即白哈巴一村和白哈巴二村。一村以哈萨克族为主并有 100 余位图瓦人，二村全部为图瓦人；两个村虽属不同的行政村，但都混居在哈巴河以东 2 公里的小溪两边。当地人也常把白哈巴一村称为白哈巴哈萨克村，把白哈巴二村称为白哈巴图瓦村或白哈巴蒙古村。村外驻有白哈巴边防连队。

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乡和富蕴县的铁买克乡分别是中国图瓦人的第四和第五大聚居地。阿拉哈克（即盐池）位于阿勒泰市与布尔津县的交通中点上，距两地各约 50 公里，属平原地带；铁买克位于富蕴县城东北方向的阿尔泰山深处，距县城 54 公里。两地图瓦人长期与蒙古族人共同生活，蒙古化特征非常明显；许多图瓦人已基本不会使用图瓦语，而使用蒙古语和哈萨克语。

田野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图瓦人总人口为 2300 多人，具体分布如表 0-1。

几百年以来，阿勒泰地区蒙古族宗教和政治中心是现在阿勒泰市所属的汗德尕特蒙古民族乡，它是阿勒泰市唯一的蒙古民族乡，位于阿勒泰以东 32 公里的阿尔泰山脚下。闻名于新疆蒙古人中的喇嘛召（“召”，蒙古语，意为“庙”、“寺”，“喇嘛召”即为“喇

表 0-1 中国图瓦人主要居住地及人口分布表（约数）*

单位：人，%

地 点	白 哈 巴	喀 纳 斯	禾 木	阿 拉 哈 克	铁 买 克	合 计
图瓦人数	380	710	730	280	230	2330
比 例	16.3	30.5	31.3	12.0	9.9	100

* 以上人口数均为田野调查所得，包括当地所有图瓦人口。

嘛庙”、“喇嘛寺院”）即位于该乡乡政府所在地。中国图瓦人各居住地虽离喇嘛召都有一定的距离，但因为宗教和蒙古人聚集的原因，与喇嘛召的蒙古族联系非常紧密，彼此间的通婚也很多。

二 田野及研究概况

（一）田野情况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以白哈巴图瓦村（即白哈巴二村）为主，以禾木和喀纳斯村为辅。田野时间为 2007 年 8 月 24 日至 2008 年 8 月 19 日，期间笔者参与观察了中国图瓦人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活动、节庆、宗教活动和仪式、婚丧民俗活动、经济生活、生计活动等，并与村民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访谈，发放了问卷等。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结束后，笔者与各田野点的汇报人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使研究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更新。

研究中所有的问卷、访谈都由笔者亲自操作展开；除汉族对象和极个别对象或家庭之外，几乎所有的问卷和访谈都是在翻译人员的帮助下进行的。调查过程中翻译的聘请基本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必须是当地居民，且精通汉语和图瓦语、蒙古语或哈萨克语；二是除一次例外（已在正文作了特别说明），所有采访和调查中的翻译人员及采访对象都属同一族群。抽样调查的方式是“分

块地毯式入户”，即在抽样村选择某一居住区，然后对这一块居住区域的所有住户逐一进行问卷调查。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笔者在喀纳斯和禾木调查时特别在村址之外的山林牧场选择了抽样区域。为提高田野调查的准确性，笔者在刚到达田野地点白哈巴村的一个多月内，没有做任何正式问卷调查和访谈，而只是进行了参与观察，正式调查和访谈开始于2007年10月下旬。

针对被民族识别为蒙古族的中国图瓦人，研究采取如下方式对其进行“中国图瓦人”族群身份的确认：一是其首先必须是居住在中国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境内的蒙古族；二是在这些蒙古族中，通过田野调查，他们能自认为或能被其他人认为是图瓦人；三是能使用图瓦语或者能被指认曾经会使用图瓦语的人群后裔。根据以上条件，中国图瓦人的人群范畴限定在上文所及的五个地区。在田野调查期间，因禾木、喀纳斯、白哈巴的少量蒙古族人以及铁林古特人长期与当地图瓦人居住生活，彼此通婚，且早已使用图瓦语，故将其纳入图瓦人的族群范畴，不再进行单独的族群划分。如在白哈巴，5户有明确蒙古族祖先记忆的“蒙古人”和3户有铁林古特祖先记忆的“铁林古特人”都被视为图瓦人，因为他们不论是在文化习俗上，还是在自我认同上都认为自己是“图瓦人”。

田野过程中总共建立了139个中国图瓦人的家庭档案（包括铁林古特人及蒙古人家庭），详见表0-2。

表0-2 田野调查中建立的中国图瓦人家庭档案户数及地区分布表*

村 属	白哈巴	喀纳斯	禾 木	合 计
户数(户)	75	34	30	139
人口(人)	309	157	123	589
人口比例(%)	52.4	26.7	20.9	100

* “人口比例”指该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共建立86个与中国图瓦人混居的哈萨克人家庭档案，详见表0-3。

表 0-3 田野调查中建立的与中国图瓦人混居的
哈萨克人家庭档案户数及地区分布表*

村 属	白 哈 巴	喀 纳 斯	禾 木	合 计
户数(户)	67	4	15	86
人口(人)	318	20	82	420
人口比例(%)	75.7	4.8	19.5	100

* “人口比例”指该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也特别注意了白哈巴图瓦人的部落、家族分布及人口情况。白哈巴 75 户家庭族群、部落、宗族及家族所属及人口见表 0-4。

表 0-4 白哈巴图瓦人的族群、部落和家族名称及人口分布表*

族 群	部 落	宗 族	家族名称	家庭数 (个)	人口 (人)	备 注
图 瓦 人	库克孟 恰克	库依克	哈喇库依克	13	53	其中 1 人为汉族 其中 1 人为汉族 其中 2 人为汉族
			蒙古什库依克	4	8	
			东喀库依克	3	6	
		依力格提	阿达依依力格提	19	77	
			吾鲁依力格提	6	30	
			蒙古依力格提	17	79	
		加依图瓦	沙依加依图瓦	4	17	
			哈喇加依图瓦	1	3	
铁林古特人	—	—	—	3	13	其中 4 人为汉族
蒙古人	嘎力哈	—	—	5	23	
合 计	—	—	—	75	309	

* 75 个家庭的族群、宗族及家族所属是根据白哈巴图瓦人索龙格先生指认而确定的。铁林古特人和蒙古人因除其祖先记忆区分之外，已和当地图瓦人没有任何区别，故在本研究中，除特别需要时注明外，均将其纳入中国图瓦人族群范畴考察，不再进行特别区分。

(二) 研究概况

我国对图瓦人的记载和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七类。

一是中国历代文献对图瓦人及其祖先族群的有关记载。如《隋书》、《旧唐书》、《北史》、《新唐书·都播传》、《新唐书·黠戛斯传》、《新唐书·回鹘传》、《太平寰宇记·驳马》、《通典·拔悉密》、《元朝秘史》以及清代历史文献中有关“都波”、“秃巴”、“乌梁海”等的记载。尽管笔者不能完全确认这些文献中所记述人群和现在图瓦人的族源对应关系，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图瓦人主要族源的活动及历史脉络。

二是1980年代以来对我国图瓦人历史和族源的研究。主要有论文：《唐代都播》（韩儒林，1978）、《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与“图瓦人”》（郭蕴华、吐娜，1987）、《对阿勒泰地区“德瓦人”族属问题的几点看法》（刘同起，1987）、《新疆阿尔泰山区土瓦族的来源和现状》（苏北海，1985）、《蒙古族支系德瓦人族称问题初探》（曾和平，1986）、《图瓦与乌梁海浅析》（刘同起，1986）、《阿勒泰乌梁海七旗的分布及其盟旗组织》（吐娜，1988）、《新疆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程适良，1994）、《亚洲腹地的图瓦人》（康右铭，1994）、《图瓦人今昔漫谈》（艾力提·沙力也夫，1999）、《图瓦人考》（贺继宏，2001）、《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与邻近人群遗传关系初探》（张永科，2009）等。这些文献是在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被外界认识增加，其族源引发了不小争议的情况下，学术界根据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对中国图瓦人族源的厘定和历史发展的梳理。通过多年来的论争和探索，学术界基本上公认了中国图瓦人和俄罗斯图瓦自治共和国、蒙古国境内图瓦族的直接渊源关系，但至今对中国图瓦人进入现在居住地的历史过程、方式、时间等都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部分中国图瓦人提出的由国家对其进行“图瓦族”民族身份确认的要求，上述研究成果中存在对立意见。支持确认“图瓦族”的学者从族源、现有社会文化特点、部分图瓦人的民族意愿以及俄罗斯图瓦族的民族身份参照等出发，认为图瓦人并不是“蒙古族”，应该将我国图瓦人的民族身份从“蒙古族”中分离出来，确认其为“图瓦族”；

而反对确认“图瓦族”的学者则从图瓦人和蒙古族千年以来相濡以沫的共生关系、图瓦人社会文化中蒙古文化倾向以及部分图瓦人的民族意愿出发，坚持对中国图瓦人现有的蒙古族民族身份确认。

三是对中国图瓦人的综合性调查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图瓦人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83年，何星亮通过130多天的田野调查，对中国图瓦人的族源、人口、分布、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后来被收录在专著《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①中；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新疆有关研究机构共同组织社会调查队对中国图瓦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全面系统调查，涉及整个中国图瓦人的居住地。本次调查的成果最终于1986年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印为《阿勒泰地区图瓦人调查资料集》（内部资料，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为之后研究中国图瓦人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1985年以后所见的对中国图瓦人研究成果中，许多作者是本次调查的参与者；2005年起，蒙古族女学者南快莫德格以禾木村为基础田野点，以喀纳斯和白哈巴为延伸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对中国图瓦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并于2007年出版了蒙文版专著《新疆图瓦人研究》，^②其中比较全面地介绍和探讨了中国图瓦人的族源、历史发展、文化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等，并发表了《论新疆图瓦人民间信仰和禁忌与生态关系》（2007）、《论新疆图瓦蒙古人的生态观》（2008，与阿地力·哈斯木合著）等论文；曾任新疆布尔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的马合皮儿·哈提江通过多年来对中国图瓦人的考察和田野资料搜集，写成了《禾木喀纳斯的乌梁海人》一文，文中全面而详细地记录和表述了中国图瓦人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研究中国图瓦人提供了珍贵的

① 何星亮：《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南快莫德格：《新疆图瓦人研究》（蒙文版），民族出版社，2007。

第一手资料。^① 以上这些研究，多以传统视角观中国图瓦人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现状，属于比较传统的介绍性民族志，而对中国图瓦人族群意识的兴起背景、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再生产及问题没有涉及，更没有通过对中国图瓦人的研究进行理论、方法层面的探讨和思考。

四是大众性的期刊对中国图瓦人的综合描述介绍性论文或文章。如《哈纳斯湖畔的图瓦人》（冯春林，1996）、《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崔延虎，2006）、《最后的图瓦人》（李旭，2000）、《俄罗斯境内的图瓦人》（丁淑琴，2003）、《新疆的图瓦人》（刘万福，2001）、《图瓦人村落探秘》（邸明明，2002）、《云间部落：喀纳斯的图瓦人》（封春雷，2003）、《传奇图瓦人》（杜殿文，2004）、《最后的图瓦人：阿尔泰山脚下孤独的传奇》（吴爽，2005）、《探访喀纳斯湖畔图瓦人》（王族，2006）、《云间部落图瓦人》（孙志江、孟庆宏，2006）、《图瓦人身世之谜》（王德亮，2007）、《图瓦人之谜》（兰珊，2007）、《快乐的图瓦人》（金兴，2007）、《图瓦人家访》（张晓舟，2007）、《图瓦人村寨：述说人类远古文明》（戴江南，2008）等，这些论文或文章主要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简要和描摹性介绍中国图瓦人的社会文化特点为目的，可读性强，但学术性价值较小。

五是对中国图瓦人文化保护的探讨以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性论文。如《新疆图瓦人的信息传播与接受》（张允，2004）、《新疆喀纳斯图瓦部落文化的开发策略》（董雯，2005）、《新疆建立图瓦人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王欢，2006）、《民俗旅游开发中

① 马合皮儿·哈提江（1942~2008），哈萨克族，新疆布尔津县人。他所撰写的《禾木喀纳斯的乌梁海人》原文为哈萨克文，该文由新疆布尔津县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韩学良翻译成汉文后刊于《布尔津县文史资料（第一集）》。请参见马合皮儿·哈提江《禾木喀纳斯的乌梁海人》（哈萨克文），韩学良译，载政协布尔津县委员会编《布尔津县文史资料（第一集）》（内部资料），2006，第129~168页。

的外部性实证研究》（张旭亮、张海霞，2005）、《我国图瓦人生活方式研究》（王萍、王鹏，2007）、《我国图瓦人健康状况研究》（王萍、吴军，2008）、《我国图瓦人体育文化特征分析》（王萍，2009）、《图瓦、蒙古呼麦演唱艺术论析》（包铁良，2008）、《图瓦人生活方式的文化阐释——以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视角》（王菁菁，2009）等，从不同的视角涉及了中国图瓦人的某一具体文化及社会现象。

六是对中国图瓦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伴随着我国图瓦人的被认识而开始的。因为图瓦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国图瓦人又是我国使用突厥语的8个民族（族群）之一，所以学术界对中国图瓦人的语言关注比较多，且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最早研究中国图瓦语的学者是宋正纯，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在中国图瓦人地区开展过图瓦语的调查，并以此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土瓦语研究》。之后，他发表的有关图瓦语的论文包括《我国土瓦语音系初探》（1982）、《图瓦人及图瓦语》（1983）、《图瓦语概况》（1985）以及《新疆图瓦人的多语家庭》（1988）等。1990年代初，程适良也发表了《阿尔泰图瓦人语言概况》及《阿尔泰图瓦人语言概况（续）》（1992）两篇有关中国图瓦语的研究论文。^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吴宏伟于1995年9月专程前往白哈巴，调查了图瓦语使用情况，最终出版专著《图瓦语研究》（吴宏伟，1999）。因语言族系关系，图瓦语的研究也出现在我国突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许多突厥语言研究成果中也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对图瓦语的研究，如《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王远新，1995）、《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孟达来，2001）、《突厥语族文献学》（张铁林，2005）、《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哈斯巴特尔，2006）等。^②

七是一些相关研究著作中也多多少少地涉及了图瓦人或中国

① 吴宏伟：《图瓦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② 限于笔者的研究能力，并见已有的丰硕成果，本研究没有涉足中国图瓦人语言研究。